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十二回 無佞府父女相逢 四賢村姑嫂見面

卻說次日鎮國府合家早起，高公梳洗已畢，先在天地、呂仙祠上叩拜了，又拜辭了祖先，回至上房，擺上酒宴。素娘執壺，夫人把盞，與老爺錢行發腳。此時行李駝驢諸事齊備，鄭昆進來回話，稟道：「周太監著人來約會千歲在城內棗林兒會齊，好一同起身。」高公說：「知道了。」遂立飲了三杯，接過雙印抱了一抱，遞過素娘，起身就走。鎮國王眼望素娘與伏氏，滿面歡容說暫別。虎步如飛朝外走，貪戀全無甚剪絕。夫人素娘後邊移步送，不好啼哭腹內哀。僕婦丫鬟隨左右，慌慌忙忙走不迭。一齊送至儀門外，只見那老爺早已下台階。夫人素娘止住步，鄭安寧緊緊跟隨千歲爺。看著他。頭也不回揚長去，二人相對暗傷嗟。轉身各自回房內，心悲惟有自發呆。家丁送至府門外，鄭安寧叩首辭拜他老爹爹。好一個英雄高鎮國，逼真是忠心赤膽大豪傑。念念君恩思報效，他把那妻子家園一概撇。上馬加鞭登途路，後跟著行李人夫一大群。進城會著周太監，還有那地方官員把天使接。軍國事大欽限緊，曉行夜住不停歇。那日到了東京內，周太監先去交旨見皇爺。

周太監進得朝來，正遇天子在勤政殿批覽本章，聞奏其喜，吩咐宣鎮國王見駕。高公隨旨而進，拜舞山呼，叩駕已畢，天子命平身賜坐。天子道：「今因塞北耶律泰復侵內地，賢卿威名素著，番寇久敗於卿，丞相呂國材、侍郎聞錦二人共薦，故朕召卿赴都，封你為兵馬平番大元帥，署理雁門關總鎮。欽限半月操演人馬，剋日興師，卿須盡心竭力，蕩淨夷狄，勿負朕托。回兵之日，另加升賞。」高公連忙跪倒謝恩道：「微臣敢不盡犬馬之勞，以報陛下！」天子道：「卿一路鞍馬勞乏，且回府第歇息，明日武英殿賜宴。」高公謝恩出朝。牽掛著夢鸞小姐，遂往無佞府而來。

這時候，楊府早已知此信，順天侯等候在家中。家丁來報姑爺到，楊公歡喜樂無窮。整頓衣服離了坐，舉步忙忙往外迎。郎舅二人見了面，悲喜交集各打躬。彼此慰勞問問好，攜手相挽往裡行。楊爺說：「自那年相別後，眠思夢想心中。」高公說：「愚弟心懷也如此，到家時常意念兄。」楊爺說：「一日三秋非謬語，無人能解此表情。」高爺說：「一念牽連難斷絕，身在漁陽心在京。」楊爺說：「夢鸞雖小識見大，但凡提起眼圈紅。可喜他舉止端莊言笑雅，身才骨格帶鋒稜。這而今學書習繡般般會，善問廣記絕聰明，六歲的身才如許大，男裝活像小神童。」楊老爺一面走著一面講，高老爺一邊微笑一邊哼。進了中門走甬路，穿過前堂到後庭。楊爺便望上房讓，說：「家慈專等早相逢。」郎舅二人往裡走，有梅香報與殘年老詔封。

隆太君聽得女婿來了，不由又悲又喜，挪下牙床，叫丫鬟：「快取我的拐杖來，待我迎接姑爺。」說話間使女們打起簾籠，高楊二公走進房中，彼此相見問好。高公道：「岳母大人請轉上坐，待小婿拜見。」太君說：「姑爺一路鞍馬勞乏，免禮請坐罷。」高公道：「久違膝下，禮當一拜。」太君執意不肯，楊爺說：「妹丈骨肉至親，說不得恭敬不如從命，行個常禮，到也罷了。」高公聽說，只得向上深深作了四個揖，太君還了萬福，然後就是李氏夫人帶著明器的媳婦少大娘子過來相見。明器、明珍也拜見了姑父，敘禮歸坐。侍兒獻上茶來，大家吃茶敘話。

老太君眼望高公呼婿婿：「自你前歲轉漁陽，我與石翰常提念，且喜時常有信至京邦。可是的姑娘素娘們都好？外甥雙印可安康？」太君說到這句話，不由的難忍心酸淚兩行。忙用手帕擦了去，悽慘復展昏花目一雙。高公爺強陪笑臉說：「都好，謝岳母常懷記掛費心腸。」這老爺面上含春心內慟，二目一紅臉一岔。順天侯背轉身軀面向北，想起同胞心內傷。李氏夫人用話揚，說：「外甥可曾把差事當？」高公說：「今歲春間出了痘，這而今痘痕退盡臉皮光。」太君說：「過了大關就不怕，恭喜賢婿喜非常。」夫人說：「大家只顧說閒話，還未去請大姑娘。太君點頭說：「正是」，回頭有話叫梅香。

「丫鬟呢？快去請你三公子來。」使女答應，轉身而去。高公說：「這是怎麼個稱呼？」太君說：「這孩子不喜花翠，最愛男裝，他姪母就把他打扮了個假小子，往往跟他舅舅出去，人看他兩個哥哥，與他大嫂嫂都叫他三弟三叔叔，他卻欣然答應。我又與他起個別字，排著他兩個哥哥，叫作明玉。丫鬟使女們都叫他三少爺、三公子，以此為戲。他還很愛習武，別人見面只當是你兄長之子，都誇好個清秀學生，可是今郎麼？你兄長也就含糊答應。我命木匠作些小小木頭兵器，悶時帶至後園教他幾路兵法，他一見就會，小刀小槍耍起來真真把人愛殺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只見一群侍女簇擁著夢鸞小姐，自後而來。怎見他丰神態度？有詞為證：

望去神如秋水，行來貌似春花。綠雲垂四鬢，赤錦縮雙鬢，輕羅小袖籠籠芽，體態丰神入畫。若非蕊宮異卉，還疑閨苑奇葩。明珠耀彩玉無瑕，萬兩黃金非價。

鎮國王一見親生女，又悲又喜又生憐。小姐緊行三五步，叫聲爹爹撲向面。桃花面上珍珠滾，拜倒膝前哭軟癱。老爺含淚說：「悲休慟」，探背彎腰用手攬。手拉手兒盤問話，爺兒倆四目相觀兩淚連。小姐說：「新娶的母親安康否？二娘與兄弟可安然？那日聽說去召父，盼了爹爹這幾天。難為你烈日炎天怎麼走，叫孩兒時常懸念暗牽連。又聽說還叫爹爹徵塞北，此去不知何日還。可恨為兒偏是女，懵懂無知在幼年。我若長到十五六，就要從軍徵北番。朝夕陪伴依膝下，強知這父在沙漠女在南。」神女說著淚如雨，引的那在坐之人都痛酸。李氏夫人忙勸解，順天侯吩咐手下設杯盤。

當下擺上酒筵，楊爺把盞，敘禮歸坐，飲酒談心。只見家丁來稟：「今有兵部撥來的將校兵丁副參恭游守來遞手本，參見姑爺，現在府外伺候。」高公說：「今日免參，吩咐中軍，明日帥府點名哦。」家丁答應而去。此時楊老爺早已命人把鎮國府鋪設停當，高公飲至初更告辭而去。

次日入朝赴宴謝恩，回府點名造冊，操演人馬。欽限了出師吉日，頭一天至楊府辭行。錢行酒罷，高公拜別，向老太君與順天侯稱了聲岳母妻兒。

鎮國王手指著夢鸞小姐長吁氣，說道是：「這個冤家係我心。偏偏他公公已回南去，這幾年雁杳魚沉少信音。我的歸期無定準，瞬忽間是光陰似箭就成人。」高公之言還未盡，這不就歎壞了楊爺與太君。齊叫：「姑爺休過慮，但願你成功即日報捷音。即便多遲三五載，這件事交與吾兒與老身。差人去接寇公子，且在舍下倒插門。小夫妻留在我家住，等著你得勝回來拜丈人。」高公見說把躬打，拭淚回言說：「謹遵。就只是有累妻兒與岳母，廷贊何以報深恩！」楊公說：「妹丈緣何言及此？你我是骨肉相連那樣親。」鎮國王，回頭又把夢鸞叫：「幾句言詞要記真。外祖母姪母面前加孝敬，諸凡聽話莫生心。千依百順遵閨訓，習書學繡要慇懃。繼你亡母生前志，了我平生一片心。吾兒本是聰明女，那用叮嚀再四雲。」小夢鸞雙手牽衣心痛碎，悲聲慘切淚紛紛。說爹爹所囑兒緊記，慈訓良言敢不遵。但只是天倫此去須保重，自加調養莫傷身。手下雖有兵合將，哪是爹爹的親人？門引埋伏加仔細，衝鋒打仗要留神。飲食自己調鐵飽，穿衣酌量冷和溫。雖說是為國忘生當報主，也須念自己家中眾業根。天倫若好兒也好，父有個差池兒不存。成功早報平安信，免的你業障丫頭揪著心。孩兒若長到十歲外，我必要萬里之外找天倫。」高老爺，心如刀攪強扎掙，說：「鬆手罷，為父如今要起身。」這小姐，嚶嚶大痛難分舍，引得那眾人掩面淚紛紛。李夫人慢擦眼淚朝前走，雙手抱起小千金。高公得便忙移步，拜別楊爺老太君。把心一橫朝外走，楊老爺後面相隨出了府門。

楊公父子送出府門，兩下囑咐而別。高公回府歇一夜。次日五鼓入朝辭駕，帥領隨徵眾將，祭旗出城。十萬貔貅，排開隊伍，浩浩蕩蕩，竟奔雁門而去。

且說那北安王耶律泰，紮年時節，能征慣戰，時常起兵犯內，當日被高公與曹太夫人母子二人，殺的絕糧斷草，無奈獻了降表，願受王化，受了天朝的救命。這「北安」二字，就是宋天子所封。年年進貢，歲歲稱臣，數十餘年，並無犯境。近因他有個異母弟名喚耶律通，年已二旬，曾遇異人傳授，能飛石打人，百發百中。身長力大，武藝精通，心高志大，只要扶保哥哥搶奪大宋的天下。北安王雖是番人，天性友愛，言聽計從。因雁門關主將病故，即命耶律通為帥，帶領番將，十萬雄兵，長驅南下。多虧副將

張德功能守善戰，剛剛把城池保住。及至高公救兵到來，只剩了五日的糧草。高公至彼，與番兵打了幾仗，北兵敗了兩次，悄悄退了。追趕下去，他即渡過黑河，潛蹤遠避。及至收兵回來，他又瞰空南搶，野戰混殺。那鎮國王日夜操勞，鐵甲纏身，金戈在手，千方百計，禦敵迎鋒，雖未大勝，且喜不曾折兵損將。

這些都是後來事，且把當時節目說。也不言夢鸞住在無佞府，也不言高公塞北動干戈。書中再表何人等，聽來那壞事的三姑與六婆。鎮國府一自老爺離家下，黎素娘夫人伏氏甚相和。每日家說說笑笑安然過，撫養三歲嬰兒雙印哥。素娘是個和平溫柔性，夫人是隨風就倒竟聽喝。金烏玉兔催寒暑，光陰似箭快如梭。伏盡秋來天氣爽，早過了牛郎織女度銀河。桂吐黃花槐結子，風清露冷厭輕羅。伏夫人這日正在房中坐，同著那素娘窗下作生活。蜂兒伺候一旁站，秋月床邊抱阿哥。耳內只聽簾櫳響，走進傳事的管家婆。

梁氏向前回話說：「稟夫人二奶奶得知：四賢村勞動前來送信，說伏舅奶奶又犯了癆病，十分沉重，要請夫人去見個面呢。」伏氏聽說，落下淚來，說：「你叫他進來，我問他話。」梁氏說：「我叫他等著，他說家裡無人，還要到咱們墳地去叫媽媽作伴，不能等候，如飛的去了。」素娘連忙吩咐：「喚鄭昆進來。」蒼頭進來著千兒問：「二夫人有何吩咐？」素娘說：「東莊大舅奶奶病重，來請夫人，令人速備車輛，你再打點銅錢三十貫，粗細米糧四石送去，好與奶奶將養。若是不好，衣食棺槨，早備下，這都是千歲在家時吩咐下的。」蒼頭答應而去。伏氏連忙更衣，蜂兒亦就打扮。素娘親手裝了果盒四個，又派兩個僕女跟隨，又命人把伏公子喚來好一同前去。

列位，那伏公子如何在此呢？這一段話上回書未表。只因伏家寒素，孩子不能攻書，高公見伏准生的倒不愚蠢，有心栽培他成個器皿，因對滑氏說了，接了他來，對門住著個姓費的舉人，開館訓蒙，高公叫他人塾讀書，紙筆束脩，皆是高府所出。這也是鎮國王仁德之處。上文表明。

且說伏氏公子，上了車兒，兩個僕婦與蜂兒坐在後面車上，張和打了頂馬，李清、趙泰左右扶轅，車夫舉鞭，驟馬走動，竟奔東村而去。

五里之遙不太遠，半盞茶時一陣風。送來的大車剛回轉，小車兒早已到門庭。任婆迎在門兒外，叩頭問好不絕聲。二門外，伏氏下車頭裡走，進了滑氏臥房中。只見他閉目合睛床上躺，面如金紙嘴兒青。又是咳嗽又是喘，一半兒唉喲一半哼。十分憔悴形容瘦，擁衾倚枕發蓬鬆。伏順娘，捱身坐下呼嫂嫂，傷心二目淚直傾。准郎也把媽媽叫，那滑氏定性安神把眼睜。看見小姑與兒子，用手一拉不放鬆。叫聲：「妹妹想殺我，今日吹來是那陣風？自你出門缺看望，只為無錢家下窮。少車無輛接不起，心有餘而力不能。姑老爺時常周濟儲著我，到叫我受之有愧卻不恭。偏遇我這遭病兒犯的十分重，又無個人兒作伴煮粥羹。自從勞瘁身死後，家中越發冷清清。又想准郎又想你，剛然閉眼又相逢。無奈何才叫勞動去送信，還怕你不能來盼個空。」這滑氏，又哭又喘言不已，任婆子，走向前來勸一聲。

婆子向前說：「我在這裡稱呼大奶奶，在那裡叫舅奶奶；在那裡叫夫人，在這裡叫姑奶奶。大奶奶若依我老婆子說，姑奶奶容易來在家裡，你老又在病間，老姐兒們見了面，多生歡喜，少生煩惱，說說笑笑的，一來你老也去幾分病，二來姑奶奶心裡也舒坦。你老再看看，少大相公比先白胖了許多，生來的又伶俐，念上幾年書，姑老爺那裡是培植的起的，中秀才，作宰相，作知縣，作老大的官兒，都不定的，你老人家享福的日子還在後頭哩！若不好好保養著，萬一有個山高水遠的，將來叫誰作老太夫人呢：這早晚兒也該進點兒飲食了。姑奶奶拿了四盒上好的乾鮮果品，何不就茶吃點兒？再不然有了錢了，要想什麼吃買去。」一夕話說的滑氏心花開放。

伏夫人也喜歡了，叫蜂兒把盒子端在滑氏面前，打開盒蓋，說：「嫂嫂你揀心愛的吃點兒。」滑氏挑了幾樣，就茶慢吃，說：「妹妹，你也吃點兒。」伏氏說：「我如今不大愛吃那些甜物，每日早晚用點心就吃兩個實饅頭。」滑氏道：「准哥，你也吃點兒。」伏准拉著盒子，挑來挑去，都不中意。用手一推，說：「我不吃了。」婆子說：「阿彌陀佛！大奶奶，你老看看，姑奶奶與少大相公把這樣好東西都吃俗了，可見每日是珍饈美味，享用不盡的。似這樣異品，小戶人家別說吃他不著，一輩子看不見影兒的頗多。那幾樣兒，我就不知他叫甚麼名色。」伏夫人笑著抓了一把說：「老婆子，你也嚐嚐。」婆子伸了雙手接著，說：「姑奶奶賞我，我就開口。」滑氏說：「蜂兒過來，也給你點子吃。」蜂兒搖頭說：「奶奶別抓，我不吃。每日夫人、二奶奶早晚吃點心剩下都是賞與我們，吃不了都收起來，放陳了雜兒八兒的還有一抽屜呢。」

正說至此，只聽外面有人接口說：「蜂姐姐吃高了口味了，有那些吃不了的東西，為何放著不帶點子來送與我吃？」說著蹭了進來，卻是勞動。滑氏抬頭一看，說：「你這忘八蹄子，冒冒失失，打那裡滾進來了？有時叫乾了嗓子也喚不應，聽見說吃東西你就搭訕來了？」抓了一把，「猴兒人的，拿了去罷！」小廝接過來，笑嘻嘻的就要跑。滑氏說：「滾回來，別走，幫著你任媽媽弄飯。」小子答應說：「我知道了。」